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九百

三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一送

宋

高宗一百七十二

宋員興宗西陲筆略虜初命將窺蜀虜初發難叛盟賊亮謂眾曰誰能為我攻蜀者我貴之或曰惟某將可即引某將封拜今身兵西鄉某將曰蜀城險人和引日以取弗可取也亮以為沮衆殺之并誅其家二百餘口翌日再命合喜字堂合喜恐懼受命遣民驚徙狀虜將初謀窺邊遣民憊艾建夫初禍難之賊復謀驚徙成鳳間有女婦嬰幼危望淵谷者有掠郡縣財物主名不立者隋州城下武興節制司中有強盜浸浸自北谷不介而出去武興數里今不剪恐為後憂上司命以一旅勅之無何城中遂定秦州賊將驕傲致敗秦州初未下招討司命劉統領海取之或曰大夫促行賊素傲以驕今驟以兵取之以湯沃雪耳先是偽守及將領皆流酒蕘宴不報未仰官軍弗之虞也將兵將軍乞求聞者尤甚每酒酣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曾為樂宜耐久未幾城壞其旗幟有飾而未純賊者復盡俘至軍前去官軍因種於虜官軍既下秦隴凡山西隄塞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一

積粟倉聚甚眾謀者云虜意不在小本舉是餉軍且求窺蜀也及屢敗秦州及騰家城得糧約十八萬石浮休約五千石小石寨約二萬石威姬寨約二萬石水落約一萬石其他千百石往往而在前後共三十五萬石故官軍所至沛然殆非人力也西安輕卒被害過秦數百里西安寨者亦險阨之衝也虜令賊將辛某者守焉幸亦驍武本蕃族數為邊患東路都統司姚仲命某將將麾下攻之因謂曰賊屢敗兵輕且蕃易與耳汝攻之慎勿追逼某將乃去寨十里所駐兵分百餘卒傍虜營立柵其夜虜劫之餘兵鐵馬議者謂將分輕兵于外既非餌兵又置之必死之地所謂無故棄人於虎口者也或曰某將素亦有聲豈亦名過實者歟某將姓仲虜出令遣間諜虜既與官軍相持時遣盜走軍為謀然竟弗達也予訪邊將云虜近令如有以南事告者人賞銀一則二十五兩為則獲正軍一級博軍一級賞以錢人叁拾斤雖以此激眾未有為之用者也秦州從城北山距秦州數十里外皆平川所謂秦原是也承平時四城周遭望之巍巍一都會邑屋甚壯既陷虜之久餘民居止千一虜遂徙城北山若一堡然北山即隗囂故宮杜少陵所謂秦州山北寺故跡隗囂宮乃其地也然山最徑險虜既城其上若控以兵則秦隴亦未易窺也劉海通掩不備

得之所謂先人奪人還當不及掩耳者歟 鄭宗拂下臨洮然身而無謀
鄭宗者亦西人馬副將與馬仲希聯成岷宕間上司令勢旗榜招臨洮
守將偽守趙鈴轄者稍知義理悉蓄漢情宗初至城下張旗榜大呼曰虜
政亂天意回矣鈴轄何不下與諸將共取富貴今臨洮兵少糧少鈴轄執
迷不返悔無及也趙即率吏民夜開門拜道左及官軍下鞏宗亦在中諸
吏方受降列飲城外宗請先入籍兵仗封府庫以待諸將會虜援騎大至
宗聞之跨鞍不甲而馳奔稍自衛虜喧啞宗急爭門不聽出或飛矢貫腦
宗即死至今洮岷諸公共惜之以為勇而無謀者也 賊將楊鎮國克役
賊將楊鎮國者廢其名亦為洮大將洮兵素稱精悍常飼良馬數十甲而
伏諸壁及官軍入洮諸將問鎮國安在曰夜已出去矣至今往來熙蘭求
為遺患而竟不能也 熙蘭蕃族為虜用 官軍未得洮河如熙蘭等處
蕃族部落村奔等多為之用或為虜人鄉導或為虜人軍重官軍所介往
往群聚嘻笑或仗長服大種蓋其天性也及河隴既下部落村奔大震夷
語謂酋豪為款又為村奔款者村奔之反音村奔者其義為一村所奔走
耳 劉海治平之役戰最力 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平之役統領官劉海
踏白小漢嶺勢勇直前先士卒平有千戶溫狄哥者伙奇一名漢軍守重賊

號將也自林外橫出擊海槍注雙鑿甲葉墜者三馬左右騎皆驚顧辟易
海伏馬鬣以槍貫賊洞貫壁馬海救左右曰速取其首以未賊睨視猶手
前者三牆立不動漢騎欲前取之賊注射兩騎皆斃因折于于膝曠目受
誅次日漢軍因堵進虜以故敗去斬級可計者凡二百有四傷死者無算
馬海字朝宗山東人兗州紹興初為馬軍副將名字埋微金冠折合字董
犯山西諸營欲遣探騎主將吳公曰若劉海者況壯可遣也即以海將騎
三百前道覘索至石壁寨在鳳州管下三十五里忽與虜遇虜軍三千餘
伐敵大譟飛塵漲天海率騎士殊死戰殺虜幾一騎西馳告捷主將曰
五鄉所遣騎乃探騎耳豈人人聞張乎海以進騎三百而屠賊三千何從
得此頃之俘敵輜重至者蓋度即日命海為達州刺史秦鳳路都監云
傳軍子利害 初上司許西民勇悍者能出力諸軍縣官為給復賞皆如
律因命曰義軍亦曰傳軍衆推曰小大子既得旗榜或能牽制敵人聞虜
虜勢亦傳軍力也然西民陷虜之久必欲解義河右郡縣往往財物橫見
掠奪千里蕭條遂無舍煙此皆傳軍之為也上司見為要來耳 諸將議
取河州先破熙樓兵 正月梅官軍議取河州統領官惠達蕃兵總領李
進鈴轄某張某來和未嘗會或曰我倚河州而賊兵單弱以強制弱何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三〇

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虜軍盡在熙官軍若直持河勢必未援吾表東
 受制此危道也不若引兵而西潛據險路虜將念兵伺其不意可一戰以
 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長谷口一石間不伏正月十九
 日已而虜遣燕大將小郎君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谷口急
 進令羸卒數十騎誘之約曰旗動乃發虜兵薄羸騎傍徨旗動伏兵大奮
 會天風起人馬不辨李進為兵在旁山上若聞空中聲云蕃兵亂蕃兵亂
 進令左右下山用平弩射虜大亂鈴轄榮某手殺賊數十賊望風奔靡
 遂大敗死者無算擒活兵三百五十解招討司二月二十一日處置訖
 治平之役先發探騎遂破虜初官軍欲攻治平諸將曰吾衆徐行則不
 為功疾行則不知虜之衆寡不若使數百騎行前伺虜之怠乃可擊也即
 命將官李庠將驍騎三百名曰探馬日中騎前數十里虜兵忽合呼聲隱
 也庠博怡令一騎進至軍所言狀諸將失色或曰今若出軍救之亦無及
 矣不若勿救統領官劉海奮曰不可探騎雖少皆吾人也不救則吾已戰
 者盡虜未戰者益沮救不可使也即以數百騎突前諸將隨之既與虜遇
 遂破之官軍疑虜搜兵遂去治平官軍既攻治平敗虜衆虜謀欲遁
 或有說之曰南軍知吾東遁即追擊我使我立盡奈何不若大城寨馬疑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三

軍如此走未晚也因大城寨數朝如畫官軍以為獲軍大至亦引去數
 十百里虜因遂遁識者至今共惜此舉也官軍巧於取秦予訪邊人
 長老皆云官軍最拙於戰治平巧於取秦此言有理者九月十九日武階
 騎兵統領劉左武海被撤即引兵星夜以出二十五日傳秦州城虜不虞
 南軍之至也至近城數里乃覺之有數十騎躍出海曰是來欲爭利諺所
 長必知戰者即列卒屠之明日海與副將賈士元至中正計曰秦城險而
 堅未易攻也今城守似怠當攻以火煙甚則蔽物賊雖有耳目何施耶是
 天以賊賜我也遂積薪縱大煙上蔽城水寨破秦州外小城海登馬夜中
 偽守蕭濟開門以降先是虜軍成秦者正平三千前二日就傍郡打糧弱
 者守宜壯者未遂遂至於敗云李進勇悍與士卒同甘苦問亦微巧
 善軍統領李進在洮河間或問出遇虜數十騎顧曰汝還識是人否是所
 謂秦李三者也令驍騎四人突前直刺進進刃三人挾一人以送進所至
 與士卒下刃同甘苦故人衆為用然出軍多避就不肯為軍鋒之冠將士
 多讖之進為人長行日二百里不殆遣人號為鐵腳鷄云馬仲希虜將
 遂失熙軍馬仲希者宕昌屯駐將也為人妾虜丁已冬都統司命仲希
 進兵取熙州仲希得檄即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十數里或為虜將

謀曰吾知仲希安人耳且暗兵事此易挽也即遣問宣言曰北軍今夕當
 大至東共劫營南兵之來東寨何似北軍其能敵乎仲希問之昏時拔營
 遁去初熙州父老聞官軍至有欲率眾歸附者心大喜及翌日仲希去皆
 大艾仲希既去熙傍遺無所適問諸將將下筆乃引兵來會時鄭宗李連
 榮某等已誘虜將龍虎龍虎上將軍石滿蔡烏也方議拜降城下龍虎
 者故虜大將黑燕子也一名黑風以父死事虜主貴而婿之今以兵守軍
 龍虎自度力屈不支使人來言曰我降諸將諸將好受我降當以酒殺相
 饋何甲也願盡釋鎧仗我出與公列飲城外仲希諸人許諾李進不肯曰
 虜誠偽未可知且吾遣人候城中城中夾道積錢安知不吾詐也吾不願
 飲龍虎出諸將長揖環坐進宴衷甲以待少選虜援騎四至龍虎欲起據
 鞍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虜鈴轄榮某從後斫之不殊
 宏雖判之騎士張玘斷其首坐者皆鳥獸散獨鄭宗死城下久之宣司以
 仲希再失二郡執會梟首以令諸軍傳軍為僧徒所誘致沒武都安
 化有土豪李六者以氣雄一方統制李選姪請旗榜使司卒鄉民強有力
 者四百餘人俱時時刻探為事一日眾至德順野次有僧舍曹居李即稱
 兵以入一僧曰大夫何遽至耳胡不入室來爾戈矛取爾財帛吾僧徒拱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四

手託命而已一錢不占也雖然大風苦寒請出為大夫具醪飲如何李曰
 如此大善僧出求因他甲環坐間有熟寢者虜兵忽薄寺眾遂驚馬乃鄉
 者僧徒招之也曹建有季父風官軍將攻治平有曹建者故知鳳州
 武姪也武凡戰即持刀斫陣戰皆疾力甚為西人所紀建長有武風以故
 軍中亦以曹大刀名之武階副將鄭庠既為虜騎所薄諸將皆前援之劉
 海謂建曰子生平持大刀威壯自喜今日乃效弱夫怯懦陣後何鄭也建
 曰大夫責建良是今日建得死所矣即大呼而出有虜驍騎突來建揮刀
 人馬拆而為二虜陣遂靡建因奮前誅殺過當先是武舊戰丹家變本諸
 子羣徒執異械以從其名有狼牙棒馬刺刀拳鐵鞭所過如山之摧以故
 屢成功云河州士民望風歸義官軍既薄河州偽守及同知望風降
 下先是虜寧河寨官者幽真人堅馬虜守無下意百姓聞之排戶裂其尸
 勇首詣官軍初諸將議河州富厚久陷逆地人心去留未定及薄城下民
 爭開門香車花輿踵道皆曰我曹華人也衣冠禮樂之舊前日被髮左衽
 實非我願今親父臨我我敢不認耶有再拜流涕者大槩山西編戶願為
 王氏類如此虜潰將招西蕃部落為軍熙州虜正軍不過二千餘人
 聞家峽之戰為官軍破滅者殆半虜將小郎君退牧潰卒併招西蕃部落

于為正兵有賊將李師仗揚鎮國趙鈴轄者皆故敗虜聚兵與之合大略
不過萬人邊時常曰虜兵易與十不敵部落一二山西既下則部落行且
離散可以見虜無能為也 平河之功士以賞薄致怨 河州既下諸將
方籍庫藏編什物人人駐功不相能者甚衆或言當暫賞軍主將令人支
錢十餘時食物貴踴炊餅一直錢數十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曾捐軀
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及退也殺馬關兵間有道亡者悲
夫兵法所謂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馬將者奈何其不思也 河
民留諸將同守城行虜諸將共議出屯 河州在山西承平時最富貴有
原曰萬頃餘糧棲畝民蔽野距河數十里曰寧河又有金坑近亦廢不治
諸將既下河方議隱括庫財或傳熙州虜軍大至衆欲控城固守主將惠
達曰不可虜衆我塞河又初附未易守也 有如城中翻覆外故不至則將
奈何即勞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鈴轄何為去我鈴轄但坐府中我
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惠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兵于外非直
去汝將廷以援汝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留都監王姓者及博軍願
留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殺馬關一石道會是日李進亦乘馬過市呼曰河
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我乃進也初不扶一棧以入今不扶一文以出因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九百三十

五

鞭馬亦去居數日虜圍河河民相率登城固守云 河民懲寧河歸順之
禍相與死守 虜再取寧河亦不快意幾寨民歸義者流血并路已而兵
再傳河州諸將已去城中百姓計曰前日寧河之民南歸者虜盡屠膾我
腕效之即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告諭城中父兄相與守死猶有千一
得活即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園高數十百尺衆因撤
木為礮械虜悉力來攻木絕少運登賊有康濟者居三日賊退屯白塔寺
距城五七里云 榮鈴轄先登并諸將進虜曲折 虜自熙引軍欲捷河
官軍既過於閭家峽軍交有榮鈴轄者乘駿馬揮鐵鞭掠陣所向風靡衆
隨之賊遂潰虜主至今畏之相戒曰無輕犯榮鐵鞭也榮等既逐賊有數
十百騎逸去追騎襲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為之久故將敗有一賊將自殿
後立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賊將自護渡餘
衆衆渡已乃乘馬徐行去後人有獲虜問曰孰為汝將小郎君者曰卿也
身青服而馬朱甲者是也微伺之即前立橋右自殿右而護渡者也 河
州民伍為虜屠戮 惠達既令兵官王姓者留河州率義士民伍來城距
守閏二月辛未初六虜劫熙蘭之兵薄城下彌望殺野兵械甚設會義軍
有射中虜將曰官人者虜少却發西賊將小郎君等揚聲曰河州能為南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三〇

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則庶又為人。有也。不如引兵歸。獲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城守益怠。他甲以坐。是夜人人因卧。賊假漏上。賊驅鐵騎。衝城。斯須。涼州民尚有不知賊至者。翌日。賊驅父老。嬰綿數萬。屠之。還壯者數千。隸軍。先是。上司命惠達。李進等。會善漢兵。援河州。達以兵徒單寡。不能支。虜乞師者已再。頃之。都統司差將領郭師。律將騎七百。馬。運聲。環師。律未至。河州再潰。達也。通會。進乞臨。逃。達遣人謂曰。虜今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賊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級之。必取辱。達信之。因休士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達聞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聞州亦已潰。虜焚。燹。餘城。趾而已。悲夫。河民。鄉義。而終不獲全。諸人。相忌。媚之。過也。聞昔。陸贄之論。達事。曰。若一旦。羣帥。異心。則。祇足。生事。舊。寇。雖平。新。患。亦。起。不。可。不。察。也。四。邊。用。兵。祥。徵。甚。多。關。外。四。州。比。歲。屢。蕪。歲。在。辛。巳。夏。秋。大。熟。九。月。軍。興。糧。糈。反。約。而。辦。武。都。隄。邛。也。集。基。子。造。至。四。萬。石。他。物。輸。軍。糧。是。嘉。使。江。水。平。日。春。秋。之。極。其。流。淺。既。可。涉。也。冬。十。月。乃。運。舟。艦。軸。相。射。以。上。若。大。濬。方。漲。馬。悲。夫。賊。金。之。禍。吾。國。烈。矣。神。久。偵。據。於。此。豈。惟。人。心。有。知。江。神。亦。有。知。耶。許。同。諸。公。方。議。泰。此。事。得。之。失。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六

虜人詐為旗勝誘傳軍。陝西傳軍既逃。出逃入。特利。剽劫。故。邊。民。有。秦。田。里。耕。鑿。為。之。者。相。接。也。眺。視。間。常。有。傳。軍。數。株。徑。出。或。遇。賊。騎。卒。千。百。從。間。道。出。眾。注。視。以。為。虜。大。集。議。擊。之。一。賊。突。前。歎。語。曰。汝。曹。無。乃。傳。軍。耶。曰。然。曰。汝。無。擊。我。我。曹。亦。傳。軍。也。汝。既。不。信。盍。來。視。汝。使。司。旗。勝。乎。眾。乃。就。視。旗。勝。曰。真。是。也。因。益。玩。狎。頃。更。塵。揚。虜。騎。張。翼。擊。傳。軍。得。脫。者。十。一。二。又。武。都。白。崖。楊。氏。子。亦。領。眾。七。百。為。虜。所。詐。無。遺。餘。焉。鞏。民。思。歸。義。二。月。招。討。司。一。日。攻。鞏。有。父。老。數。十。輩。種。具。木。麵。鞏。以。餉。軍。至。軍。門。曰。我。曹。聞。大。軍。來。幸。甚。過。望。小。民。自。度。無。所。用。力。願。攜。從。者。大。將。納。其。饋。積。餉。物。軍。門。如。丘。後。數。日。城。危。拔。矣。官。軍。忽。引。去。父。老。狼。狽。相。謂。曰。虜。今。覺。我。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輩。重。者。數。級。并。焚。積。物。而。去。鞏。州。城。中。虛。實。大。軍。再。攻。鞏。砲。礮。幾。百。餘。座。衝。梯。如。之。城。中。亦。回。砲。不。息。砲。怒。或。引。一。人。以。下。諸。將。問。之。進。云。城。中。危。甚。勢。且。不。敵。太。尉。且。暮。決。力。當。得。之。矣。又。問。有。善。兵。幾。何。蒸。軍。幾。何。曰。城。中。甲。軍。不。過。千。五。百。食。糧。軍。亦。不。過。千。五。百。輩。重。者。亦。不。過。千。百。餘。皆。編。戶。也。頃。之。又有。繼。來。降。者。一。人。問。之。其。辭。皆。合。四。州。山。寨。天。設。之。險。虜。以。冬。十。月。寒。盟。遣。民。擾。擾。宣。司。出。令。使。沁。遣。州。郡。細。民。據。險。相。保。就。其。險。阨。之。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三〇

所。有若天設如武州西有花石峽右有楊家崖成有董家山澤有仇池城
 鳳有馬嶺堡秋防與趙二原而仇池尤高峙聳其形如削瓜上有良田
 百畝可駐萬馬飛泉凡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濟也山徑仰空如綽線雖悍
 夫千百攻之巧無所施此山鬱鬱意有異人託之東老謂萬古仇池穴潛
 通小有天豈殆然耶 張忠彥兄弟投偽事 賊將副都統張忠彥本陝
 西兵官故常事曲端端者邊人所謂威武將軍者也忠彥兄忠亨尤克仗
 禍賊紹興初是年廷夫四子任陝西路統制見同列進用素歎望會金寇
 曼宿犯邊將至熙忠亨即挾叛志忠彥與相詣附即進曰我欲驅州吏北
 投州吏肯從我乎忠亨曰兵權在我欲驅州吏驅大處耳獨餘李三行
 未知人意也 汝可呼之入李三者乃統領官李彥奇也為人尤惡
 疾善鬪以故忠亨畏之至是因呼果來忠亨即閉閤杖劍于膝脅之曰汝
 欲不盡吾劍不若聽吾命不然今不得活彥奇曰統制所以命之忠亨曰
 人生共覓富貴豈問南北乎當與汝徑去李亦唯唯從命後數日遂驅官
 吏陷遂地同時有半二者亦熙河大將端部曲也既陷虜復歸西夏當權
 用事以謀叛為夏人誅死李常項金冠遣將畏之謂之金冠李二云 賊
 亮虐用西民 初賊亮虐用西民民不自聊常曰何日南兵來活我耶凡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三十

七

民戢翰鏡日門使錢時遣使下郡縣曰天使天使所至立馬戶外索錄曰
 立馬錄督事齊史劇若星火曰了事人有司公事大吏即上下其手士民
 饋送日積益錢又令陝西括馬數十萬分配河東北百姓戶養之恐始入
 骨其政日類如此雖欲無亡不可也 白常不肯仕虜 紹興十五年偽
 書來徵在南將士王四小崇白常三人俱在遣中王曾任荆南總管崇亦
 位將領兩人至賊所即為劊刃獨常不肯仕曰丈夫死而死耳不能為反
 覆去每自樹頭銜曰前熙河安撫使白某虜撤海見之不悅也後欲強官
 之竟託疾以死常有治產在德順熙河女真守將悉之大嘗曰孰有既臣
 我家而尚宋官乎初葉數十日不為屈又欲蕩其產撤海憐而釋之今尚
 無恙云 王宏歸順事 宏歸順起於王去惡見判章 蘭州王宏者本
 名家子父陷虜即怏怏思部署徒黨密欲從順會坐事虜帥鎖以地牢凡
 十餘年釋之軍與宏即劫蕃族以歸上司命為熙河路統領官權殺之役
 宏奮曰吾赤手歸明縣官將領不以死報國非夫也即突出部署擊賊坐
 椅注飛矢如猬宏不動虜援騎敗去宏叔父某亦建炎初名將也李世輔
 知同州欲劫賊皇弟即南歸王亦起兵會之事覺誅死其人黑而長邊
 將謂之鐵嘴竿西人諺曰誰為飛虎將無若鐵嘴竿為王發也王明清揮

塵錄明清前年風底百傳夏日訪尤大廷之語明清云中興以來省中文
 字亦可引證但建夫已西之冬高宗東狩四明登船涉嶽至次年庚戌三
 月四次越州數月之間單筆駐幸之所排日不可稽考奈何明清即應之
 曰自昔以來大臣各有日錄以書是日君臣奏對之語當時呂元直為左
 僕射范覺民為參知政事張全真為參書樞密院皆從上浮于海早晚各
 衛于舟中者樞密都承旨辛道宗兄弟也各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呂范二
 家皆居台州全真鄉里常川若行下數家取索日錄來照則瞭然不遺時
 刻矣廷之云甚善便當理會繼而廷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去秋趙官
 吳陵舟過茂苑訪一親舊觀其所藏書目得己酉年李方叔正氏代官詞
 掖從行航海所記頗備明清所續後錄取王頴考錢穆記錄其間於此亦
 有相犯者姑悉存之所恨尤先生不及見之耳其日云中書舍人李正氏
 乘得記曰建夫已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日下詔奉隆祐太后六官
 外清六曹百司皆之南昌命參書樞密院事滕康資政殿學士劉去同知
 從衛三省樞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郎吏皆分其事從行八月
 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辭於內東門閤八月一日內出御筆以固守建康
 或趨鄂岳右駐吳越集百官議于都堂群臣皆以鄂岳道遠恐饋餉難繼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三十

八

又慮車駕一動即江北群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乃決吳越
 之行十三日判以呂頤浩為左僕射杜克為右僕射繼又命杜克以江淮
 宣撫使留守建康府松江諸將並聽節制二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
 六日車駕離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學士張守節
 書樞密院周望為兩浙宣撫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為江南荆湖宣撫使
 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頤浩不可離行在乃改命馬十月二日從官以下
 先發初五日車駕離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一
 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歸朝官某人云自壽陽來報金人數
 道並入己自采石濟江以未得杜克周望奏報朝廷大駭集從官議欲移
 蹕江上親督諸將為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對於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
 謂宜募敢戰士以行宰相呂頤浩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周
 望奏狀錄到杜克書虜騎至和州信已召王夔移師南渡杜克親督師請
 采石防守朝廷稍安從官乃請遣兵應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
 慮胡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徑趨衢信以迫行在也二十一日命傅崧卿為
 浙東防遏使命召募土豪以備衛信得江州報胡人破黃州由鄂州渡江
 向興國軍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來云隆祐一行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

發往處州矣二十二日從官又請對處胡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車駕至平江府倚周望招韓世忠兵以為援仲荀方自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計而令張俊兵以次進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曉諭軍兵以迎敵之說乃以二十三日先發兵三千車駕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堰宿頓是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已自建康府徑路犯杭州界遂倉猝回鑿二十六日次越州城下從官對於河次亭上議趨四明呂頤浩奏欲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以為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是日早駕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門雨作自是路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苦命兩浙轉運陳谷瑞沿路排頓用炭一千二百斤猪肉六百斤以給衛士云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居于府廨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違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繼而至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宰執早朝至行官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舟何往頤浩喻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勅中軍盡捕諸班直囚之十三日

誅其首者十有餘人並降釋諸軍以侍御史趙鼎為御史中丞十四日臺諫請對上喻以不得已之意又探報虜人已入杭州劉俊引兵出戰不勝康允之走保楮山詔六曹百司官吏並於明越溫台從便居住於是左右司御管使司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群臣欲朝至殿門有旨放散惟宰執入對既退車駕遂登舟至定海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蘇望之以疾辭不至詔給寬假給事中汪藻乞陸行以從十八日聞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趙鼎復回明州以脩執既至乃前所遣報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日遣權戶部員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云虜人已宜興下寨別令人馬自諸暨趨嵎縣徑入明州乃議移舟之溫台是日范宗尹趙鼎回至行在二十六日啓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云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風碇海中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漳水鎮駐舟知台州晁公為與李承造皆乘上章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姚把隘官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見在青龍鎮就糧欲俟散人之歸為擊計初命世忠駐兵鎮江控扼後聞胡人自來石濟師上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請御筆召之上曰

朕與世忠約堅守今聞乃未於是遣中使賈詔世忠聞采石失守已離鎮江府登海舟矣至得奏上優詔答之四日象山縣報人馬至明州張俊為戰守備明州西城外民屋盡焚之矣然其意亦欲未赴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繳到杜克書已在真州與劉位聚兵為邀擊計徐州趙立以師三千未獲建康守陳邦光及戶部尚書李撓皆降于虜六日張俊奏云二十九日正月初二日凡敵殺傷相當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賁到二級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某應又出手詔趣杜克趙立劉位激勵使戰以為復圖皆親書示軍執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紅抹額賊眾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賊赤心隊劉昊出戰敗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棄城保華亭縣又探建康人馬皆焚糧草收金銀稍渡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云八日張思正奏云張俊出兵擊退虜騎思正與劉洪道李質分兵追躡九日張俊已自台州趨行在意恐金人小劫濟師而未力不能拒爾前此屢奏求海舟朝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此奏甚以為憂又慮李邦已迎降虜人以越為巢穴其經營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以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帛又夜過行在不乞朝見等罪也十二日勝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到

虔州前此得信州探報云十七日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東岸知州楊淵棄城走朝廷深慮胡人追躡然本謀南昌之行意謂虜人未必侵犯雖離建康日得密旨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後至平江議者乃云自斬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為憂遂命劉光世自淮南移軍于江州以為南昌屏蔽既至而軍中月費十三萬緡知州事權邦彥以用度不足告於朝廷命洪州三省密院應副至十一月中權邦彥乃奏言得東平府故吏辛報其父已身亡遂解官待服朝廷雖遣命起復而邦彥已離郡去及胡騎渡江光世乃言初謂斬黃間賊寇遣兵迎擊既知其為金人遂回軍隆祐以初八日行胡騎以十四日到城下於是知州王子獻以下皆走胡騎入犯撫州執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權知州事今根括境內金銀走洪州送納虜怒其少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乃知信州陳玘探報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及陳彥在餘姚屢獲首級及稱李邦並無關報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並於散把隘人兵及管待虜人與之飲燕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胡人一名至行在戮之知邵武軍張玘奏有光澤縣弓手同胡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斬首於是福建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三〇

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通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程邁代之十五日胡人再犯餘姚朝廷欲遣張公裕以海舟數千載兵抵錢塘江下燒燹胡人所集舟船衆以公裕素不知兵又慮海舟反為胡人所得皆以爲不可十六日雷雨發聲十七日劉洪道人兵以十三日一便水陸並進直至城下洪道與張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李質已擅趨台州朝廷方見三官命還四明已無及矣又聞南昌胡騎入潭州而洪撫建昌之間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邁中先因出城招集民兵以軍事付訓練官承信郎蔡延世凡八日而回延世拒而不納十八日移舟離章安鎮始張俊既移軍朝廷議分遣其將領率兵應援明州上不欲遣乃止謂此時駐蹕之後資以彈壓蓋行在諸軍並皆精甲全裝稍整齊爾又批令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然議者皆慮明既失守則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間安隆祐官自後不復記錄聞行在已駐温州矣已上李所記云明清又聞是歲越州郡守李鄴既以城降通判曹忠罵賊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一嬰兒獲免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頴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拒之賊既不知其地勢又不測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九百三十

十一

兵之多寡為之小却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錄是大罵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詔特贈忠直秘閣命其弟愆子密以官頴士遷兩官權通判州事時又有宋輝者為大漕治事秀州之華亭縣聞龍艘已涉巨浸即運米十萬石以數大舶轉海訪尋六飛所向至章安鎮而與御舟遇百司正屬積食賴此遂濟多事之際若二人輝與頴士者亦可謂奇績而忠之忠節皆恨世人未多知之頴士字茂實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為刑部郎中輝字元實敏求之孫後為秘閣修撰知臨安府忠南豐先生之孫密即所逃嬰兒也嘗知南安軍輝屢後錄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 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榻偃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往呼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肅入即迎驚愕然內侍請于上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大餘燂燂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錄是異待焉趙士或老云高宗嘗語呂頴浩云朕在官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閱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即可以此意喻刑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願浩再拜贊即以上旨諭之長女禮處恭云曹幼願勛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為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二后泊官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四金甲人狀貌確偉各執方劍擁衛上體

輝指示東雖不見然莫不畏爾后耶惜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取
 今臨廟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上宜嚴崇奉以答景
 貺高宗復駐蹕臨安即詔於西湖建觀象設以祀甚為壯麗又云后未知
 上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象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
 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官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官他
 子皆不迨后以手加額喜甚即具奏徹朝大喜復謂后曰瑞符昭應異常
 可無慮矣王廷秀字頴考四明人增康初以李恭發薦為臺屬高宗即
 位擢登言塔著書說閱世錄其中一條載明受之變甚備蓋其所目擊是
 時宰相如朱呂二張俱有記錄矜今復辟之功悉皆不同有如聚訟不若
 頴考之明白無偏今錄于左建炎己酉三月一日宣麻以朱勝非為相
 罷業夢得左丞王淵自平江未上殿對畢除蒸書樞密院既受命之次日
 有旨只休兩府恩例不預省事四日廷秀入對以初除察官未經上殿故
 也五日入起居畢復宣麻殿門即闔外變宮門已閉廷秀與察官林之平
 同宿留於翰林院前翰林院以貼女所仗院為之久之入學士直舍李那
 為內翰從官王絢孫觀都司業份亦在少頃聞宣宰執云苗劉兵殺內侍
 且欲必得康履嘗擇藍球有一周走入學士院自刎不死卧前廁聞駕卸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三十

十二

樓軍士山呼康履走入內中步軍太尉吳湛尋捕得於小亭仰屋上擒以
 付苗劉即時斬首標之宣諭以內侍有過當為治之二將與轉官其下對
 我等若欲轉官祇用章兩是馬與內官何必求此已而復召侍從百官廷
 秀從諸公上樓見上座金漆椅子宰執從官并三衛衛士百官皆侍立左
 右樓下兵戢千數苗劉與數人甲冑居前出不避諱謂上不當即大俸將
 米淵聖皇帝時未知何以處此語乃陳東應天上書中有之故二克扶
 以責制欲上馬內禪之事宰相從百官出門下委曲喻之使退不從左右
 言請太后出處分於是上遣人請太后久之太后来黑竹與從四老官監
 至樓上命儀鸞司設帷幄垂簾直坐不能具止坐與中侍者下諭亦不肯
 從又有與至門下太后在輿中親宣諭且以上仁孝晚夕思念二聖勵兵
 選將欲復讎靈社太尉等皆名家不須如此二克抗言必欲太后輔太子
 聽政太后曰以太平時此事猶不易况今強敵在外太子幼小決不可行
 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委喻久之堅不從太后復上樓上白事於竹與
 前言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太后未允又令與百官同議自朱臘非以下皆
 不敢出言獨有一著緋官負進前曰陛下當從三軍之言眾甚駭之特有
 杭州通判章詎面折之曰如何從三軍之言其人逡巡無語上亦怪而問

其姓名。自序云。朝散郎主管刑西女撫司機宜文字特希孟上願翰林學士李那。今草詔。那乞上御札。取紙筆就椅子。上寫詔。以金人強橫。當逃避。云云。寫畢。令持詔下宣示。二兇兵退。上亦徒步歸內中。時己未刻。百官方出。見道傍。卧尸枕藉。皆內侍也。是日。凡宦者非入直在內。皆為其所殺。而財物盡劫取。明日。太后垂簾。朱勝非辭疾不出。太后使人宣召。人命執政親往府中召致之。太后復遣老官監宣諭。乃出自是。二兇更至朝堂。道間傳呼。都統太尉從以強虜。兇焰可畏。行者開道避之。迫脅要索。惟意所欲。初一到子。凡十事。如改元。請上徙外宮之類。宰執委曲調護。其中有甚不可行者。八日。遂改元。明受飛渡。自平江遣士人馮禧來議。欲以上為元帥。領兵移書。痛責二兇。二兇諷朝廷。以尚書召飛渡。不從。又拜韓世忠節度使。除張浚秦鳳路總管。使領兵歸。不從。復降麻建節度使。知秦州。遣人責麻制。殺二人。二人械其使。送平江。獄。又欲起兩湖新舊守手之半。赴行在。更秀入。疏止之時。呂頤浩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同議。引兵問罪。復辟。又加康允之待制。劉家直。閻英說。全部郎中兼提舉市相。小人鼓動。乘時求差違。而得之者甚多。有范仲熊者。轉運判官。冲之子。祖禹之孫也。嘗陷虜。逃歸。日與二兇交遊。其賔客王世修。張達。王鈞。賈為。柔音。皆紳曠。五月。

之事。仲熊實與聞。至是。二兇諷頤。薦上殿。陰着即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姓名。行下其意。蓋欲言者懼。二兇不敢斥言其罪。十六日上出。睿聖官以顯忠寺為之。已內人六十四人。有與遇。二兇遣人偵伺。恐匿內侍故也。擒到內官魯擇。太后降旨。貶嶺外。既行。一程復追回斬之。亦二兇意也。又欲以其親兵代禁衛。守睿聖宮。挾天子幸假宣。并浙東宰相。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以安其反側。頤浩等領兵以嘉禾二十五日。召百官聽詔。書大意云。狄人以睿聖不當即位。兵禍連年。今當降位。為皇太弟。兵馬大元帥。嗣君為皇太姪。皇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在庭愕然。廷秀與中司欲留。班論。列以臺諫。唯廷秀與鄭毅二人。遂不果就。退睿聖宮。立班。久之。上御坐起。居罷。宰執上殿。奏事。議論幾數刻。傳宣。令百官先退。仍云。己會得復。閣上語。宰執云。若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哉。次日早。鄭毅入對。且言。既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紫耶。當夜。歸亦作奏狀。今更寫。亭午。方畢。即進入。未後。太后宣召。同中丞對。廉前宰執。皆在。鄭毅對。乞召廷秀。太后云。今日之事。且因臣下有文字。宰執商量。且欲睿聖皇帝。總領兵馬。耳。廷秀對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悚疑。雖前世。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二君一

朝降兩朝位號也太后乃云必是殿院不曾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殿院
往都堂看前後文字便見本末既退即隨兩府至都堂朱勝非頗岐王孝
迪路允迪張浚皆在坐朱相自青囊取文字數紙次第以示最上乃持服
人奉議郎宋那書次即張俊奏言睿聖皇帝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下數
紙不服詳觀其間亦有士人上書者意皆畧同廷秀語朱相云此事朝廷
當有善後計但天子位號欲降於理未安廷秀既當言責不敢嘿嘿章跡
言語狂直朱曰公為言官自當言責蓋章跡中有及大臣者復語諸公曰
昨日之詔不可布于外必召變而張微云若以五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
耶張欲行詔出廷秀請少緩明日鄭毅入章引舜禪禹而親征有苗唐睿
宗上畏天戒禪位太子而大事自決用其議遂緩二十五日詔書鄭毅遂
遣西樞以中書舍人張守為中丞願浩等會兵剋日將至兗徒氣挫乃使
王世修與宰相議天子復正往來數日四月一日辰時降旨召百官齊聖
宮起居門外侍班次見宰相遣吏來問戶部尚書孫覿借金帶至班次忽
有戎裝紫衫帶子七官負緹從官班問之乃是王世修方除工部侍郎賜
袍帶未至先令緹班方悟假帶之跡蓋自渡江後宰相從官並繫屏帶今
此異數用安反側世修王能用之姪前此選人知鄭州榮澤縣虜兵偶不

曾到而是邑全李綱特與改官遂為苗傅幕賓午後上出百官起居畢即
上馬百官班班先行迎於內東閣外杭州太子常規事在大世之北至是
世修具袍帶明日有旨正朝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使其避
張韓之兵別路而往又頒制賜鐵券帶礪之誓三日間韓將前軍至臨平
為二兗設伏掩殺四日夜二兗拔寨道餘杭門出轉龍山踰富陽而去明
日韓將劉兵皆入以飛俊簽書樞密願浩右僕射朱勝非知洪州張浚知
江州韓將遣人擒王世修鞫始謀并拘其妻子有旨令劉光世處斷晚有
文字至臺中差察官就審實朝廷亦恐諸將鍛鍊非實情也是時察官唯
陳戩獨員將臺吏并司獄至光世寨取王世修審與二兗語聞官恣橫而
劉尤嫉之上自揚州奔播過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鳴為樂至杭州
日群朋游湖山世修以劄子示正彥憤然曰公甚忠義要須與公協力同
去此輩俄又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苗劉乃與世修等謀先斬王淵然後
殺內侍議已定初四日部分兵馬且使人語淵云臨安縣界有強盜欲出
擒捕五日早令世修伏兵於城西橋下俟淵過即押下馬斬之繼遣人圍
康履家於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然後領兵伏闕請罪身天子禪位此
皆始謀實情依所招具奏明日戮之於市吳湛以輔二兗領中軍寨於官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三〇

門前申請除宰執侍從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批誰何至歐擊從人損壞輿轎廷秀兩章引皇城司格令并律文闡入法理會僅以章行而悍將復匿之而不出廷秀以堂中被受榜於皇城司前軍士方少戰至是湛亦戰馬并貶王元左言皆殿帥以當日坐視二兇之恃不畧誰何故也六日廷秀對疏言錢塘非可居當圖建康為暫都計上亦知此非處一章言王世修等及康允之劉蒙其說范仲熊請至論仲熊事上甚怪之乃曰范仲熊莫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他但在宣和末進用實出梁師成門下又入文字言希孟上初怒甚使欲最者宰執言此當自有論到故廷秀章上地貨希孟流嶺南而實詣兩官 頤彥又記 高宗六龍幸海事云己酉十一月駕幸會稽覲者報虜人分兵渡江一自采石入建康一自黃州過興國軍渡采石者杜充兵要擊於中流小捷奏乞上請親征二十五日駕起會稽至錢清聞虜人十九日已渡大江二十六日駕自錢清回明州避虜十二月七日至明侍從百官皆散唯宰執從行留張俊軍于越辛金宗領中軍李質領禁衛護從士卒不滿數千泉福州海船皆至廟堂即為航海計衛兵不欲行九日遂解柁欲狙擊宰執十一日以張思正兵索城中捕亂者戮其為首數人餘分隸五軍以御管使司參議官劉洪道

知明州與張汝舟兩易十六日早上自府衙出東渡門登舟十八日御舟泊定海縣二十日參政范宗尹入城探報十六日已陷杭州大肆焚戮宗尹即回從駕張俊以所領軍自越來明知越州李鄴遣兵邀虜於浙江三捷既而東寨不敵鄴遣人賞書投拜虜人按兵入越俊兵在明乘賊先而恣掠鹵時城中人家少遂出城以清野為名環城三十里居民皆遭其焚劫或以金帛牛酒餉之幸免與紛爭則殺之有城南湯家子光殿其卒卒走彌東來痛擊盡死積稻得蔽之兵去人或救之者尚活而虜赫已集裂少刻而死二十七日虜引兵自餘姚道蓋溪入黃劉車廐直抵湖塘分屯於湖中田舍二十八日俊引兵禦之小却於是虜人自城下呼請遣人來寨中議事明日俊遣姓徐人抵虜寨虜囚釋甲與語欲知越官吏投拜拒之自後相持不敢動正月二日午間西風虜兵乘之扣西門時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擣斃二首虜奔北墮田間或墜水勢當追而蹙敗之而俊亟令收兵要之得失畧相當僅能却之而已且張皇奏凱而果歟其後肆菁文云鄆水勦絕其大半蓋謂是也其夜虜兵拔寨西去俊遣人候伺知虜人駐餘杭治攻具請於臨安之大酋益兵將復來俊托以上旨召扈從八月盡起其衆入台行甚速而李質亦以班直繼行思正千餘徒

无江東而質思正洪道猶通從夜叛城中居民出者已十七八有士人率
 眾叩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結曰予當歎剋敵而朕若等事無慮復
 下令民運城外者得取其家之什物備時於是舟入城者數千隻洪道擇
 其大者留供官屬取公使高麗兩庫金銀器皿陳之而實於鹿與帑藏
 備雜載之海舶而洪道所將精卒僅千人橫肆來亂剽掠州人恣之十三
 夜洪道微服出城既過東岸悉人追襲乃使盡揭浮橋之版居人扶攜訟
 經索而渡卒復逃奪其所資擁排逼押登水者數千哀號震天地城中惟
 崇節作院相軍與無賴惡少僅千人以監甲伏使臣并監酒務李本者將
 之凡此皆欲使倖賊不至掠取公私之物者十四日虜果復至營廣德湖
 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壘十五夜植砲架十餘對西門十六日以
 數砲碎城樓守者奔散東南絕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起
 村落者與賊遇由是過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跡不到處皆虜人搜剔
 叢榛如探巢取卵殺掠不可勝數既而破定海以舟絕洋劫昌國縣復欲
 攻象山縣至崎頭風電大作休得得所海道最險處也遂回大率自正月
 十六日陷明州至二月三日方去其酋長請於長安之大酋大酋乃四太
 子云披山檢海已畢其明州取指揮報云依揚州例故自二月初遣人四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九百三十

十六

面放火城中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得存虜人既去城外群小
 以船盜取公私錢物而村落兇頑殺人擄劫毒甚於虜州縣官逃避未遇
 有將女義張解者受虜人偽命將為安撫張為通判且授安義以兩浙運
 司印一紐安義遂領州事繁衝出榜自命其子知鄞縣敵不逞以擄取十
 二日慈溪縣令林叔豹領鄉兵入城見安義奪其印道虜人十二人在關
 元寺病不前者叔豹誅之十六日通判蔣廣自象山郡官稍稍繼至洪道
 亦自台回至奉化縣言已受命制置浙東且極報料兵遂之越不知傳崧
 卿前此已收復也洪道留奉化縣比向日誅求益甚而所將精卒暴橫而
 肆邑人將璉兇悍人也前此群聚防守幸虜兵不至自以為功方肆強梁
 會洪道卒而有毆其黨者一夕獻引數千人圍岳林寺欲縱火而殺毆人
 之卒不得已取其卒杖流之乃定洪道既入城與張思正縱其麾下斬民
 居害賊逃遁之家偶脫死餒餓甚矣歸故址取其藏給朝夕則群卒強奪
 之雖笑餘極極藩籬可為薪者人不得有公遺數百輩持長竿大鈞撈橫
 河陂池井間謂之闌遺錢物輸公十不一二洪道復奇配強斂併得四萬
 緡獻之行朝欲蒙失守之罪三月十二日乘輿自溫航海至明特州邑已
 焚蕩舟由城外徑之越因言者罷洪道以向子志知明州願彥家居四明

之海濱宜知其詳 建炎己酉 高宗薨 駐蹕于建康 聞中樞苗傅劉正
彦獻俘于朝 檻車數百兩 先付之大理 獄將盡尸諸市 子棠詣對以陳云
在律俱當誅 元然其中婦女有顏質及兩掠以從者 倘殺之 未免無辜 願
賜哀矜 上矍然曰 卿言極是 朕思慮之所不到 即詔除二兒 妻子之外 餘
皆釋放 歡呼而出 揮塵第三 韓遂亮 慕位之後 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闕 庭
有畏警者 遂有輕我之心 即謀大舉 命劉以壯人馬 兵欲以百萬南攻 止
得六十七萬 以二十七萬侵淮 東敵劉信叔 亮以四十萬自隨 由淮西來
與王權相遇 而王權之衆不能當 在和州對壘 權盡遣渡船 過南岸 與某
衆誓云 國家養汝輩 許時政 要今日以死上報 衆皆唯唯 兩軍堅壁不動
權以二三腹心 自隨 手執諸軍 旗號 戒諭諸將云 不可妄動 且看虜軍有
陣脚不固 不肅者 吾舉逆軍 旗號 先舉 動虜軍 數重之內 有紫傘 往來
傳呼者 莫知其意 虜軍先來犯陣 遇大雨 遂退 復駐軍于舊寨 無一不肅
諸將遂語權云 虜將如此 我軍如何可戰 權云 諸公不可說此語 今日正
當報國之時 宜盡死于此 不可有一人異議 諸將云 太尉欲與諸軍死此
邦 將甚軍馬 與國家保守 江面 權悟其言 遂言當從 諸人議 往南岸 叫船
渡軍馬 運與國家 保江 却自往 朝廷 請罪 又與諸將 計算 軍馬 渡江 有殷

後者必為虜所追 合損折一軍半人馬 又安一將 殿後 統制官時俊云
願為殿後 保全軍馬 過江 衆服其勇 王琪是為護聖馬軍 統制 亦同行云
所部軍馬 乃主上親隨 太尉不可失却也 一人一騎 遂令護聖馬軍 先渡
諸軍次第而濟 虜騎果下馬來 襲時俊 牌手當之 幸所失不致如算之數
諸軍遂就采石 各上戰艦 以備虜人 權馬樞密行府 押詣朝廷 窺于海外
逆亮 築臺 江岸 刑白馬 祭天 自執紅旗 麾諸軍 渡江 行至中流 為采石戰
艦 迎敵 時俊在舟中 令軍士以寸札 弩射虜人 赴水者多 盡皆退走 亮知
江岸有備 遂全軍 過揚州 軍士 奏愷 未及登岸 虜丞相 允文 以參贊軍事
偶至 采石 遂與王琪 報捷于朝 虜自中書 舍人 除兵部 尚書 自此 遂東 春
知琪 除正任 觀察使 諸將在江中 獲捷者 亦皆 次第而還 水軍 統制 盛新
功多 而獲賞 家輕 堂勢 而死 建康 采石 軍士 至今 憐之 次年 春初 明清 從
外 勇起 帥合肥 道出 采石 親見 將士 言之 直書 其語 不復 潤色 以文 云 揮
塵 餘話 建炎 己酉 以葉 夢少 疆為 左丞 繞十四日 而為 言者 所攻 而罷 其
自記 奏對 聖語 備列 于後 一日 進呈 知婺州 蘇運 奏乞 減年 額上 供 羅聖
訓 問祖 宗額 幾何 臣等 對皇 祐編 初一 萬匹 問今 數幾 何 臣等 指蘇 運奏
言 平羅 葵羅 花羅 三等 共五 萬八千 七百 九十七 匹 聖訓 驚曰 苦哉 民何

以堪臣等奏建炎赦書諸宗寧以後增添上供過數非祖宗舊制旨合盡
罷今運奏乞減一半聖訓曰與盡依皇祐法臣等奏今用度視祖宗時不
同却恐減太多用度不足即不免再拋買或致失信欲且與減二萬天并
八千有零數臣等奏陛下至誠郵民可謂周盡聖訓復云如此好事利益
於民一日且做得一件一年亦有三百六十件臣等退御筆即從中出曰
訪聞婺州上供羅舊數不過一萬足熙寧以後積漸增添幾至伍倍近歲
無本錢皆出科配久為民病深可矜恤今後可每年與減貳萬八千匹并
零數者為永法仍令本州及轉運司每年那融應副本錢足備臣等即施
行 車駕初至臨安府霖雨不止一日臣等奏事畢因言州治屋宇不多
六官居必隘窄且東南春夏之交多雨蒸潤非京師比聖訓曰亦不覺窄
但早濕滿然自過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敢獨求安至今寢處尚在堂
外寧缺將士官局各得所居遷徙之人稍有所歸朕方敢遷入寢臣等皆
言聖心如此人情孰不感動車駕始至臨安府手詔郎官以上悉皆許薦
人材益特恩也一日進呈侍從官等奏狀聖訓諭臣等曰今次所薦人材
不比已前當須擇其可取者便擢用之乃命並召赴都堂審察翌日復命
臣等曰郎官等所薦士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早朝退過閣請

處章奏未嘗聞今後進膳罷今後殿引見及晚朝前皆可引三班庶得款
曲臣等奏但恐上勞聖躬若陛下不倦接見疎遠搜訪賢能天下幸甚於
是再批旨行下一日初進對聖訓首言陳東歐陽徹可贈一官并與子或
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於倉猝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使
士庶皆得言事當使中外皆知此意臣等即奉詔言甚善聖訓復曰馬仲
前此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曰聞仲已死聖訓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
以示不以前責為罪之意乃問仲自何官責臣等皆曰自衛尉少卿聖訓
可復召為衛尉少卿臣等奉詔而退東等於是皆贈官及與子或弟恩澤
一人并詔所居優卹其家 進呈湖州民王永從進錢五十萬緣依國用
臣等言戶部財用稍集亦不至甚闕聖訓曰如此則安州徒有取民之名
却之或曰已納其伍萬緣矣今却之則前後異同聖訓曰既不闕用可併
前已納運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臣等皆言聖慮及此東南之民間
風當益感悅一日聖訓諭臣等言過江器械皆散亡甲所失尤多朕每躬
探甲冑閱武於宮中以勵衛士乃知舊所造甲有未盡善如披膊皆用鐵
臂肘豈不可引以當冑緩急如何屈伸今皆親自裁定損益與舊不同極
便於施行今兩浙路諸州分造甲五千副一以新樣為之臣等皆言陛下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三〇

留意武事前所未講盡經聖慮此前史所以稱漢宣帝器械技巧皆精其能制選內出新樣甲一副示臣等舊時射鐵葉處皆易以皮屈伸無不利使他皆類此其後陳東歐陽徽俱贈祕撰各有官其二子仍賜田千頃朱子語類問趙忠獻張魏公當國魏公欲戰忠簡欲不戰忠簡以為劉豫机上肉耳然豫挾虜人以高重令且得豫避殺虜人我之被禍猶小若取劉豫則我獨當虜人難矣魏公不然之必欲戰二策孰是先生曰忠簡非是。彼得劉豫了又却抵當虜人有何不可又云劉豫亦未便是机上肉在若以趙之才恐也當未得那机上肉在他亦未會被你殺得只是胡說若真个殺得劉豫則我之勢益強虜人自畏矣何難當之有虜豺狼犬羊也見威則畏見善則愈肆欺侮若自家真个曾勝劉豫殺得一兩畜贏他便怕矣靖康以後自家只管怕他與之和所以愈肆欺侮若自家真个能勝劉豫他安得不懼虜禽獸耳豈可以茶服也嘗見征蒙記李成之子某從兀术在軍中因記征蒙時云兀术在甚處淮上二士人說之曰今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若我急往收取資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兀术然其言遂急來淮上則空無所有孟韓已先般輜重糧草歸而後抽軍回也彷徨淮上正未有策而糧草已竭窘不可言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九百三十

十九

府拒其前進不可遂遣使請和兀术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死耳無策可為也這下又不令知狼狽如是若知之以偏師臨之無遺類矣是時雖稍勝然高宗終畏之欲和因其使來喜甚遂遣使報之欲和兀术大喜遂得還是兀术不可望和自以為必死其遣使也蓋亦諷試此間耳可惜此機會所以後來也怕一向欲和又云劉信叔在順昌府一勝是時劉以孤軍在順昌兀术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則虜人必前非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則諸將盡扼江上責我以擅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虜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嘗說斷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拒一遣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遂據城與虜人戰大敗虜人兀术由是畏怯若非錡順昌一勝兀术亦未必便致狼狽如此之甚信叔本將家子善讀書能詩詩極佳善寫字後來當完顏亮時已自老病緣其姪劉玘先戰敗遂至於敗 個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宋國勢稍振必成功也未知如何蓋將驕惰不堪用個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斷殺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有者又有志

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着周世宗蕭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肯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是夜月論為政不得而於巨室及此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有可用者先生云他本將家子云云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撤趙忠簡公是時趙鼎為相折券質為樞密折助之請樞密府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知大怒遂趕回劉光世出榜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使回淮上樞密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懦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社董其軍及呂安為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光世為將便是事都算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後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之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為非豈有虜人方人你却欲掉了去一遣令進軍一遣令退軍如何作事云云又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募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二十

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界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乃令進還何也魏云至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即日為歸計魏遂渡淮兀木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治臺行即日起離矣兀木再三省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木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結已乃得免問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因說靖康之禍云云終始為講和所誤虜人至城下攻城猶說講和及高宗渡江亦只欲講和問秦檜之所以力欲講和者亦以高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他知得虜人之意是欲厭用兵也當初自虜中來時已知得虜人厭兵故這裏迎合高宗之意那又復合虜人之意虜人是時于女玉帛已自充滿厭足非復曩時長驅中原之勢矣又被這邊殺一兩陣怕了燕虜之創業之主已元他那邊兄弟自相屠戮這邊兵勢亦稍稍強所以他亦欲和趙丞相亦自主和議但爭河北數州及不肯屈膝數項禮數爾至秦丞相便都不與爭趙丞相是西人人皆望其有所成就不知他倒都不進前度問中興賢相皆推趙

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摹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後上意云先恭書如議文字則非真云勢動目前項所上章奏及與上論議實有妨嫌今若不日陳事則人如趙鼎劉大中輩首從兩端於陛下因事何意使當國久將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之樣老草地和了後來秦檜之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詞題之却十分送个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極費調護已自定疊了只因鄴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虞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問鄴瓊之叛或云因呂安老折辱之不能安遂生反心如不親坐廳但乘簾露履以受其奉之類恐無此等事曰此亦傳聞之過又問當時貪財好色無與為比軍公以為不合罷劉光世故有此變曰光世在當時貪財好色無與為比軍政禮是弛壞罷之未為不是但分付得他兵馬無着落又云此事似不偶然如虜人寇虐劉豫不臣但無人敢問着他至此也重兵准上方謀大舉以伐劉豫忽然有此一段踈脫遂止人云如呂安老才氣僅自過人觀其議論亦甚精研問鄴瓊叛去之後聞亦不得志于虜曰虜人後來亦用他

為將但初叛歸于劉豫虜人却疑豫擁兵大舉或疑與我為內應遂有廢豫之謀鄴瓊既死于汴西嘗語世七年秋成水之變既得劉豫令人其且難料是處傷者其語有云勿謂事蹟回之牛其前則不能為托子之友非奇而之此大亦成齊景也豈偶然哉問靖康之禍若得如前輩之賢者一二入莫可主張否曰也難主張胡文定謂龜山云使當時若早用其言也須救得一半他這說得極公道道夫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以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飢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于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真是如此按黃卓錄有計崇奉附云則言靖康紹興間事曰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高宗初興天下多少人才自是高宗不能正舉而用之本說士大夫只盜賊中是百幾個人才朝廷既不能用皆散而為盜賊可惜可惜宗澤在東京熱心收拾諸路豪傑盡賊力請高宗還都澤以圖恢復被汪黃譏諍一而致散于晉去而為盜賊當初高宗能聽宗澤李相紀事須有少進步處所以古人云萬事皆難在

予一人怪他不得作既不能月他及無孫食與他樂教他如何得其勢只得散為群盜以苟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多少人材可惜可惜問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時為福州撫幹因史真翁薦被召如廟堂不肯休須着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得甚事因舉孟子言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崇其身而已又舉了翁云在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者是為仁由己遂言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彞徒為門下侍郎當時有言他人不足惜只彞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彞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收傷敵迎太后垂簾皆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重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重處便任更無它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為得張柬之數人它已先死如梁公為周朝相彞徒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度為正是也如彞徒輩一生踐履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令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雍牖開評余嘗謂高宗乃太祖之後身也曲浦舊聞載五代間有一狂僧謂人曰汝等望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既而太祖即位當時之人莫不以為定光佛至丙午年春有宗室姓趙居許下忽夢梵僧告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矣子有難當日誦千聲可免是年高宗即位則知二帝皆定光佛無疑而汨宅編又載

猪頭和尚為定光佛而太祖屬猪高宗亦屬猪已云異矣余家宣政間以先大父為郎曹方留京師聞高宗聖觀天材種種過人遠甚人皆以小太祖目之又况太宗在周朝為歸德軍節度使後遂改歸德軍為應天府即南京也高宗亦即位於南京以至太祖上仙之歲在亥月高宗亦以亥月上仙每事皆同如此故余獨謂高宗誠太祖之後身焉嘗試思之太祖之所以再出世者殆天命也其意深且遠矣蓋自五代之君多以幼冲而嗣位其國祚往往皆絕無長久者太祖既受禪杜太后獨憂之至其臨終勸太祖兄弟相繼而立令趙普作為誓書置之甚詳姑立太宗未立太祖之子魏王懼有五代之禍也至太宗時秦王已薨矣後太宗復欲立太祖之後為趙普者乃云昔太祖已錯陛下宜宜又錯遂竟立真宗迺遷至于高宗前後八世皆太宗之後若高宗之子魏公尚在則天下他日仍歸太宗之後矣豈不重負於太祖乎故天復令太祖再出世為高宗者是矣高宗皇子魏公已天不免別求聖嗣而立之而壽皇乃秀王之子正太祖直下諸孫壽皇即位天下於是復歸于太祖之後使天不令太祖再出世為高宗者復求壽皇以立其誰能以天下復歸于太祖之後而謂高宗非太祖後身可乎此事余每以為然他人無有能知之者獨恨身微言輕不能一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三〇

諸朝延顯明之故聞識其事使後世皆知本朝二帝事體如此亦非偶然者耳。庚申宋趙太祖以庚申受周禪改元建隆高宗中興遷都臨安亦以庚申建國。自秦漢以來一百三十六帝惟梁武帝得八十三歲本朝高宗聖算亦八十一夫武帝壽數雖高然未幾遭侯景之亂狼狽而死又何足貴邪。而高宗當天下承平之時其年壽及六十乃以萬機之務盡付之壽皇方且陶冶聖性恬養道真所樂者文章字畫琴書畫而已。若其他子女之奉聲色之娛初未嘗留意此所以五福俱全獨過八旬之壽。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苟非月中有大過人者誰能至此乎。然則庸常之人其可以情欲累其身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二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昊

書寫儒士臣陳大昌

國監生臣喬承華

臣歐陽卿